

漢文字特性

江舉謙

人類先有語言，後有文字。文字和語言本是一物的兩面。語言是動態的文字。而文字則是靜態的語言。不過在功能上，文字却遠超過語言。因為文字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擴大了語言功能無法到達的領域。所以，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文字，便無法根植文化。許慎說文解字叙即特別提出這一論見：

「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

許君所謂「經藝」，所謂「王政」，實際就是人類文化的全面。前人「垂後」與後人「識古」之得以憑藉，正是文字功能超乎語言的關鍵。

從另一方面看，文字本身功能的優劣，也大大影響這一民族文化的根基與發展。甚至，這優劣的功能還決定了自身的命運。歷史上許多民族，其文化根基的淺薄，規模內容的卑下，或多或少都跟它的文字的拙劣有關。至於許多種文字的被淘汰，無疑是由於本身經不起時代環境的考驗，或擔負不了時代環境賦予的使命的緣故。

中華民族文字的產生，曾經歷漫長時間的孕育。許慎說文解字叙曾論析它的淵源：

「庶業其繇，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父，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

許君以為文字是黃帝史官倉頡一人始造，今天看起來，自然大可商榷。不過其他的論斷，基本上是一正確而可信的。因為人群生活的進步，語言與結繩都不足以適應實際的需要。人與人之間一切表信考徵，亟需有一更明確更穩定更詳密的永恒性工具，這就是文字產生的背景與使命。至於「宣教明化」「施祿及下」「居德則忌」，那是由於中華民族文化植基深厚，奕世丕承炳耀寰宇。許君追尋根源，一切歸因於文字功能。因為他窮畢生之力整理小篆籀，對本族文字優美特性，體驗得最真也了解得最深！

其實，任何民族的文化歷史都不能不依憑文字植其根基。它的承轉繇延與發提光大，更需文字為砥柱為動力。中華民族文化歷史的悠久深厚，屢經衝擊而屹立不倒，無疑是由於文字的功能，發揮了無比的潛在穩定力。許君對本族文化歷史跟文字關係的肯定，是極具卓識的，可惜他所體驗所了解的本族文字優美的特性，只在所著說文解字中間接散見於各字的說解。而未曾系統地全面論析。

中華民族的文字，應該包含滿蒙回藏麼些諸種，但在傳統習慣上却只指漢文字。這不僅因為使用的人佔絕對多數。更重要的是中華民族文化實際是漢文字所孕育，所蘊藏，所發揚！



漢文字的優美特性，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內在結構上形音義的關聯，一是外在應用上形音義的繇延。以下試分別敘述。



第一節 內在結構特性



漢文字內在結構包含三項要素。即「形」「音」「義」的配合。實際上凡是文字都具備這三項要素。問題是其他國家民族的文字，形音義三者經常是各自孤立，沒有聯貫的關係，以英文為例，如 Sun、moon、Water、fire 四字，就形構說只是固定的二十六字母中少數的湊合，就意義說是指日月水火。而語音則讀為 sʌn、mu:、wɔ:tə、faɪə，三者之間並不相關。漢文字則不然，三者是密切關聯。即：形義相因；形音相依；音義相生。

(一) 形義相因 漢文字內在結構最大特性就是形構和意義的密切關聯。這是古代象形指事會意文字構形方法的保留。細別之又可分為。


(1) 緣物構形 許慎說文解字叙分析六書中象形涵義為「畫成其物隨體詰詘」。這是漢文字最古形構。而意義即在構形時顯現，日月水火為人所共知，此外如：

「气」：雲气也，象形。小篆作，原始為，即象气形


「雨」：水從雲下也。小篆作，古文作，即象雨從天下降之形。


「泉」：水原也，小篆作，甲骨文作，即象水從石罅涓涓流出之形。



「目」：人眼，契金文作，小篆為便書寫變橫為直，然人眼之形仍可追溯。


「呂」：脊骨也，小篆作，本象項下大椎顆顆相連，小篆以下雖省減，然形義仍同時可見。

「羽」，鳥長毛也，契金文作，小篆雖變為，然鳥禽兩翅有莖之長毛仍可見。




「瓜」：瓠也，小篆作，瓜形宛然，今隸雖變，形義仍可見。



「貝」：海介蟲也，契金文作，蚌蛤之形可見，小篆以下雖變異稍不似，然與原始之形仍有關連也。




「果」：木實也，甲骨文作，樹上果實纍纍然，小篆作，加拆紋而省為一，今隸又變，然形義仍存。



「魚」：水蟲也，契金文作魚形，小篆簡化為，今隸又變，然原始綫索仍可跡尋。



(2) 緣事構形 古文字中緣物構形者，形與義自是密不可分。但有些是事理而不是實物，而在漢文字中形義關係仍是顯而易見，這類字在六書屬指事或會意，許慎所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與「比類合誼以見指擣」者也，例如：



「上」：高也，契金文作或，小篆作今隸又作上，高上之意可見，「下」字形義亦同此理。「一」「二」「三」亦然。


「八」：別也。契金文作，正象分別相背之形，小篆作，形義可見。



「乚」：相糾繚也，原始當作，泛象交互纏結之形，小篆省簡為，形義仍可見，今隸構形作始晦。


「辶」：綴聯也，原始當作，泛象交絡互綴之形，小篆省減為，形義仍明，今隸分離，形義稍晦。

「亦」：人之臂下也，契金文作象人張兩臂而標示其下之形，小篆同，今隸從籀文作，形義稍晦。

「尹」：治也，契金文作，象以手有所掌握以見秉持事權之意，小篆作。今隸雖小變，形義仍可見。



「災」：害也，小篆作，象河川壅塞之形，河川壅塞，禍害之意可見，今字又作災作灾。合形仍可見義也。

「友」：同志爲友，契金文作，小篆作，並象兩手相順以見志同道合之意，今隸則从ナ从又，形義仍可見。


「采」：擷取也：契金文作，象申掌採摘花果之形，小篆以下省去花果，而採摘之意仍可見。



「公」：平分也，小篆以从八从厶見意，厶爲一己，故邪惡，背棄邪惡自私，公平之意自見。


「沓」：語多也，曰爲出言，言出如水，正詩經兩無正所謂巧言如流也。


「信」：誠也，古文作作，「言」與「口」同意，人之異於禽獸者，發言由衷也，故又或从心。

(3) 託形爲義 漢文字中有些抽象意義，無法直接構形，只好間接表義，一般情形是寄託實物以見虛義，例如：

「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契金文作，象分腿張臂正立之人形。小篆亦然。然許君說義乃巨細大小之意。

「齊」：禾麥吐穗上平也，契金文作，魏三體石經古文作，並託禾麥吐穗之形以見上平之意，小篆參差構形，取便配合，今隸譌變，無由見義矣。

「对」：引也，小篆作象兩手外向，以寄揆援之意，今隸改作攀，乃形聲字。

「从」：相聽也，契金文以下並作兩人順向如以寄聽許與順從之意。加「辵」作「從」，爲跟從隨從，與「从」異。


「戔」：賊也，契文作兩戈相向，金文作兩戈相並，小篆作兩戈相重，皆以寄殘賊之意。

「睪」：左右視也，金文作兩目圓睜之形以寄驚遽左右顧視之意。小篆以下變橫爲直，而左右視之意仍存。



「秝」：稀疏適麻也，契文以下並作二禾離立之形，以寄稀疏均勻之意。蓋禾乃人所種，稀疏平均也。

「忞」：心疑也，人之爲慮，決疑在心。心一則去向有定而不疑，三心則進退猶移，故以寄疑慮之意。


「跲」：不滑也，小篆作四止，兩兩對向，四止象兩人之足，兩兩對向以寄難進不滑之意。

「莫」：日且冥也，小篆作日在中，契文或作日在木叢中，皆以寄黃昏之意。

(4) 省形爲義 漢文字又有取形字之部分以表獨特新義者，此即所謂省形以爲義也。例如：

「非」：違也，金文作即省取字下兩翅形，以表違背之義，蓋鳥飛則兩翅即背背展開，小篆以下形不顯矣

「𠂔」：疾飛也，飛訓鳥翥象布翅之形，疾飛則隱約見首一瞥，故省取飛之頭部以見意。

「片」：判木也，篆作即省取木字之半以見意，今隸筆劃小變，形義不顯。

「了」：迨也，篆作乃省取字之身軀以見迨意。今隸亦象「子」去兩臂形，無兩

臂即旁無輔之意，「子」「孑」二字形義關係同此。

「不」：伐木餘也，古作𠄎即省去其主幹，僅餘根枝，今隸從篆作櫛，又從或体作𠄎。

「夕」：莫也，小篆作𠄎即省取月字之部份以表向晚之意。今隸小變，形義不顯按此係據篆爲說，依契文月夕實同字。

(5) 變形爲義 漢文字更有變易原有形式之結構以見新義者。例如：

「匍」：裹也，小篆从人而曲之作𠄎，變人之形而爲包裹之義，蓋人曲身可以見懷中有所包裹也。

「尸」：陳也，小篆作人踰臥之形𠄎，人本象側立，變爲偃仰展佈手足，以見展陳之意。

「𠄎」：長行也，小篆从「彳」而引之作𠄎，「彳」从「行」省訓小步。引之變其形以示連步行之意。

「乏」：拒矢之具，小篆从「正」而反之作𠄎。「正」訓是，禮受矢者曰正，反其形拒矢之義見。故春秋傳曰反正爲乏。

「市」：周也，小篆从反卩。卩爲往，倒其形即爲市，既往，而反，周徧之意可見也。

「匕」：變也，小篆作𠄎从倒人，人而倒反乎常理，故以見變義，今隸段「化」爲之。

「化」教行也即教化字。

(二) 形音相依 漢文字內在結構次一特性是形符與音符的相互依賴，在衍變上顯示密切關係，這是漢文字孳乳的重要關鍵，細辨之又可分爲兩方面：

(1) 橫向形音衍化 漢文字同一字而構形多作，考其原因爲形符音符相互主宰而不亂。即：甲、形賴音而更易 音符固定，形符得就意義有關之字，予以更易。例如：

「靈」：靈巫以玉事神，从玉霽聲，「靈」靈或从巫。

按巫以玉事神，巫與玉意義有關，故从玉从巫可通。

「瑱」：以玉充耳也，从玉眞聲，「眞」瑱或从耳。

按瑱爲玉充耳，玉與耳意義有關，故从玉从耳可通。

「玩」：弄也，从玉元聲，「玩」玩或从貝。

按玉與貝古義近，故从玉从貝可通。

「氛」：祥氣也，从气分聲，「雰」氛或从雨。

按雨與气義近，故从雨从气可通。

「婿」：夫也，从士胥聲，「婿」婿或从女。

按婿爲女之夫，女配必擇士，故从士从女義可通。

「芬」：艸初生其香分布，从艸分聲，「芬」芬或从艸。

按艸與艸實一物，故从艸从艸可通。

「蔦」：寄生也，从艸鳥聲，「蔦」蔦或从木。

按艸木義可通，故从艸之字亦可从木。

「咳」：小兒笑也，从口亥聲，「孩」古文咳从子。

按子爲襁褓幼兒，故小兒笑可从口亦可从子。

「唾」：口液也，从口垂聲，「唾」唾或从水。

按口液即口水，故从口从水可通。

「哲」：知也，从口折聲，「慙」哲或从心。

按心與口皆知之出，故从口从心義可通。

「嘯」：吹聲也，从口肅聲，「歛」籀文嘯从欠。

按口與欠義可通·欠爲張口气悟·故以口之字亦可从欠。

「嘖」：大呼也，从口責聲，「讀」嘖或从言。

按口與言義可通，言從口出，故从口之字亦可从言。

「吟」：呻也，从口今聲，「訢」吟或从音，「訢」或从言。

按音與言並從口出，故口與音與言義並可通，从口之字亦可从言或从音。

「槃」：承槃也，从木般聲，「鑿」古文从金；「盤」籀文从皿。

按木與金皆可爲器皿，故从木之字亦可从金或从皿。

乙、音類形以變換 形符固定，音符得以變換。例如：

「𦉑」：門內祭先祖所彷彿，从示彭聲，「𦉑」𦉑或从方聲

按「彭」「方」古韻同屬陽部。

「荅」：荑餘也，从艸杏聲，「荅」荅或从行聲。

按「杏」「行」古韻同屬陽部。

「𩺰」：齧也，从齒昔聲，「𩺰」或从乍聲。

按「昔」「乍」古韻同屬魚部

「鞞」：量物之鞞，从革冤聲，「鞞」鞞或从宛聲。

按「冤」「宛」古韻同屬元部。

「鷓」：鷓鴣也，从鳥肅聲，「鷓」司馬相如說从𦉑聲。

按「肅」「𦉑」古韻同屬幽部。

「鷓」：鷓風也，从鳥亶聲，「鷓」籀文鷓从塵聲。

按「亶」「塵」古韻同屬元部。

「𦉑」：體四𦉑也，从肉只聲，「肢」𦉑或从支聲。

按「只」「支」古韻同屬佳部。

「𦉑」：牛腸脂也，从肉𦉑聲，「𦉑」𦉑或从勞省聲。

按「𦉑」「勞」古韻同屬宵部。

「𦉑」：除苗間穢也，从耒員聲，「𦉑」𦉑或从芸聲。

按「員」「芸」古韻同屬文部。

「籊」：竹高篋也，从竹鹿聲，「籊」籊或从彖聲。

按「鹿」「彖」古韻同屬侯部。

「箠」：扇也，从竹走聲，「箠」箠或从妾聲。

按「走」「妾」古韻同屬葉部。

「𦉑」：疾孰也，从禾壘聲，「𦉑」𦉑或从𦉑聲。

按「壘」「𦉑」古韻同屬幽部。

「𦉑」：脩飯也，从食奉聲，「𦉑」𦉑或从賁聲，「𦉑」或从奔聲。

按「賁」「奔」古韻同屬文部。並與「𦉑」陰陽對轉。

「飽」：獸也，从食包聲，「餽」古文飽从采聲，「𪚩」亦古文飽从𠂔聲。

按「采」爲「孚」之古文，與「包」「𠂔」古韻同屬侯部。

(2) 縱向形音關聯 漢文字的發展趨勢是跟語言關係的逐漸密切。這就是形聲字的比例日大，跟音標應用的自由，要了解這特性，同樣可從兩方面看。

甲、由純形字演化爲形音字 以同類字表純形字之義，合音同音近之字標純形字之音。

由是同字而有異構，而新出之字與語言關係益顯。如：

「番」：獸足謂之番，从采田象其掌，「𪚩」番或从足从煩。按𪚩从足煩聲。

「鬲」：鼎屬，象腹交文三足，「𪚩」漢令鬲从瓦厤聲。

「寫」：鵠也，象形，「鵠」篆文寫从佳昔。按鵠从鳥昔聲。

「刃」：傷也，从刃从一，「創」或从刀倉聲。

「匱」：匱盧，飯器，象形，「筥」匱或从竹去聲。

「呂」：脊骨也，象形，「膂」篆文呂从肉旅。按从肉旅聲。

「先」：首筭也，从儿匕象形，「簪」俗无从竹从簪。按从竹晉聲。

「𡗗」：水小流也，「𡗗」篆文从田犬聲。

「暴」：晞也，从日从出从収从米。「𪚩」古文暴从日麤聲。

「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𪚩」或从肉虞。按爲从肉虞聲。

乙、由原始語根而孳乳語根 這是形聲字音符採擇的便利。爲適應語音的演變，使文字與語言關係益密。如：

(A) 諧原始語根者

「沐」：从水，木聲。

「杷」：从木，巴聲。

「玟」：从王，文聲。

「驪」：从馬，飛聲。

(B) 諧孳乳語根者。

(一) 隔一代者。

「梗」：从木，更聲，「更」从支丙聲。

「腐」：从肉，府聲，「府」从广付聲。

「筐」：从竹，匪聲，「匪」从匚非聲。

「櫝」：从木，費聲，「費」从貝弗聲。

(二) 隔二代者。

「發」：从木，發聲，「發」从弓發聲；「發」从𠂔𠂔聲。

「債」：从人，賓聲，「賓」从貝宀聲；「宀」从宀𠂔聲。

「務」：从艸，務聲，「務」从力攸聲；「攸」从支矛聲。

「穉」：从禾，荒聲，「荒」从艸充聲；「充」从𠂔亡聲。

(三) 隔三代者。

「瓏」：从玉，龍聲，「龍」从肉𠂔象飛之形童省聲；

「童」从辛重省聲；「重」从壬東聲。

「籥」：从心，籥省聲，「籥」从竹壽聲；「壽」从老省𠂔聲；「𠂔」从口𠂔聲。

「偃」：从人，匱聲，「匱」从匚晏聲；「晏」从女晏省聲；「晏」从日安聲。

「櫛」：从木，旡聲，「旡」从攴奇聲；「奇」从大可聲；「可」从口丂聲。

(七) 隔四代者。

「糕」：从禾，羔聲，「羔」从羊照省聲；「照」从火昭聲；「昭」从日召聲；「召」从口刀聲。

「構」：从木，薄聲，「薄」从艸溥聲；「溥」从水尊聲；「尊」从寸甫聲；「甫」从用父聲。

「儻」：从人，養聲，「養」从貝耑聲；「耑」(睦)从目耑聲；「耑」从土巛聲；「巛」从艸六聲。

(三) 音義相生 文字的讀音與文字的意義，現代語言學家都不認為兩者有自然的關係。也可說某一個的音讀跟它的意義完全是獨立的。例如「山」字英語讀為 'mauntin，日語讀為 yama。法語英語又各有不同讀法。然而不論讀為什麼，跟「山」的意義實際都不發生關聯。可是漢文字却不同。這是解釋漢文字意義獨特方法——音訓之所以自古及今為人承認的緣故。另一方面許多字義的線索都可從音讀去尋釋，這就不能視為偶然。所以音義相生應當是漢文字內在結構的第三種特性。

為明瞭音義相生的實際，又可分為兩方面觀察。

(1) 音源於義 漢文字的音讀淵源，今天雖未能全部尋釋完整系統，但相當多數却顯示出兩者的密切關係。

甲、傳統音訓事實 漢文字意義的闡釋，自古就有追溯語音的特殊方法，論語「政者正也」；孟子：「仁也者人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都是這方法的應用，劉熙的的釋名則是集大成的巨制。許慎稍早於劉氏，說文解字中本義之推求已大量應用音訓。蓋讀音與意義，許君已確認其有密切關係。例如：

(A) 同音為訓者

「士」 事也。士事同音。

「葬」 臧也。葬臧同音。

「繇」 亂也。繇亂同音。

「譎」 誚也。譎誚同音。

「替」 忌也。替忌同音。

「晉」 進也。晉進同音。

「尾」 微也。尾微同音。

「庸」 用也。庸用同音。

「根」 杖也。根杖同音。

「棺」 關也。棺關同音

(B) 雙聲為訓者

「旁」 溥也。旁溥雙聲。

「禍」 害也。禍害雙聲。

「藩」 屏也。藩屏雙聲。

「葦」 茨也。葦茨雙聲。

- 「启」 開也。启開双聲。
 「趣」 疾也。趣疾双聲。
 「遯」 逃也。遯逃双聲。
 「緊」 急也。緊急双聲。
 「改」 更也。改更双聲。
 「反」 覆也。反覆双聲。

(C) 疊韻爲訓者

- 「天」 顛也。天顛疊韻。
 「屯」 難也。屯難疊韻。
 「莪」 蘿也。莪蘿疊韻。
 「局」 促也。局促疊韻。
 「超」 逃也。超逃疊韻。
 「遘」 遇也。遘遇疊韻。
 「詞」 共也。詞共疊韻。
 「譏」 誹也。譏誹疊韻。
 「叟」 老也。叟老疊韻。
 「幺」 小也。幺小疊韻。

乙、語音淵源考索 漢文字中同類意義的字，在語音上常有某種程度的關聯。例如：

「宀」：覆也，从一下垂也。

按「宀」泛象覆蓋之形，其意義即從此出，而凡覆蓋罩蒙之義之字，聲母亦多與「宀」同，引申之凡難見不見視界類字，亦以「宀」爲聲母。

(A) 覆蓋類字

膜幕 慕切 各 宀 莫切 保 三 莫切 報 冒 目切 報 甕 莫切 新 甬 莫切 狄 幔 莫切 半 冢蒙幪 莫切 紅
 冕 亡切 辨 網 文切 紡

(B) 視界類字

莫 慕切 故 夢 亡切 貢 叢 莫切 結 昧 莫切 撥 昧 莫切 禮 冥 莫切 經 矇 莫切 中 濛 莫切 紅 亡 武切 方
 曹 木切 空 瞽 莫切 候 盲 武切 庚 覘 莫切 袍

以上僅就說文解字中略舉一二以見「宀」字音義之關聯，若後世之「冪」「帳」「冥」「瞶」「朦」以及「迷茫」「埋沒」「明滅」等，其語音淵源，都應該可以從「宀」字意義求得解答。

(2) 義顯於音 宋王聖美研究文字學演其義爲右文，以爲字从某聲便得某義。由於漢語語音極簡，同音字很多，所以王氏的論斷顯然不完全正確，近人沈兼士分析形聲字爲兩大類，一爲音符兼義；一爲音符無義，音符無義者即常見形聲字，音符兼義者又可分爲音符即爲其語根與音符並非其語根兩類，前者爲直接顯義，後者爲間接顯義，分述如下：

甲、直接顯義 漢文字結構絕大多數皆由音義相配合，其中音符兼義者常見，故王子韶演爲右文之說，例如：

「周」 密也。从用口。

「綱」 繆也。从糸周聲。

「鬣」 髮多也。从彡周聲。

「稠」 多也。从禾周聲。

「瑀」 治玉也。从玉周聲。

「彫」 琢文也。从彡周聲。

以上「綱」「鬣」「稠」「瑀」「彫」皆以「周」爲音，而「綱」訓「繆」即纏綿疊密之意，「鬣」訓「髮多」即濃密，「稠」訓「多也」即禾密植之引申，故玉篇徑訓「密」也。「瑀」訓「治玉」，治玉之工細密，「彫」訓「琢文」，其取精緻周密之義顯然。是「周」爲「綱」「鬣」「稠」「瑀」「彫」之音符同時又爲其語根。

「侖」 思也，从亼册。

段玉裁注云：「侖上曰侖理也，思與理義同也，聚集簡册必其次第求其文理。」

「論」 議也。从言侖聲。

「倫」 輩也。从人侖聲。

「淪」 小波爲淪。从水侖聲。

「輪」 有輻爲輪。無輻曰輜，从車侖聲。

「綸」 青絲綬也。从糸侖聲。

以上「論」「倫」「淪」「輪」「綸」皆以侖爲聲，而「論」訓「議」，段玉裁以爲即凡言語循其理得其宜之謂，「倫」訓「輩」，段注云：「同類之次曰輩，鄭注曲禮倫猶輩也，論語言中倫包注倫道也理也」，「淪」訓「小波」，釋名：「淪倫也」，即水文相次有倫理也，「輪」爲「有輻」，段注：「三十輻兩兩相當而不弛故曰輪」，「綸」訓「青絲綬」，釋名：綸倫也作之有倫理也。是「侖」爲「論」「倫」「淪」「輪」「綸」之音符，同時又爲其語根。

乙、間接顯義 漢文字音讀相同者甚多，故取義於甲而段形於乙者亦習見，此即所謂音符有義然非其語根者也。例如

「戔」 賊也，从二戈。

「𣎵」 迹也，从彳戔聲。

「衡」 迹也，从行戔聲。

「𣎵」 淺也，从人戔聲。

「淺」 不深也，从水戔聲。

「𪔐」 虎竊毛謂之𪔐苗，从虎戔聲，竊淺也。

「賤」 賈少也，从貝戔聲。

「綫」 縷也，从糸戔聲。

「幪」 帟也，一曰幪也，一曰婦人褱衣，从巾戔聲。

按羅振玉據契文「戔」作兩戈相對以爲戰之初文，衡之古籍所用雖未必然，然

與許書說解，並不見細小之義則極明顯，而「𦏧」「𦏨」同訓迹，疑古本一字，迹訓步處，今所謂蹤迹痕迹也，字亦作蹟，迹乃步履殘留之影像，僅能於隱約中見之。細小之義存焉，而「𦏧」訓「淺」，「淺」訓「不深」，「𦏧」爲「虎淺毛」，「賤」爲價少，而綫縷爲「綫」，細小之義尤顯，若「𦏩」爲下服；「𦏪」爲一幅巾，「𦏫」即心衣，無不有細小之義，然「𦏧」「𦏨」「𦏩」「𦏪」「𦏫」「賤」「綫」「𦏬」所从得聲之「𦏭」，實無見細小，章太炎以此等義乃別有所受，即間接由𦏭顯現者也，又如：

「農」 耕人也，从農，凶聲。

「醲」 厚酒也，从酉農聲。

「濃」 露多也，从水農聲。

「襪」 衣厚貌，从衣農聲。

「膿」 腫血也，从肉農聲。

「獮」 犬惡毛也，从犬農聲。

按「農」訓「耕人」，無厚大衆多義，而「醲」「濃」「襪」「膿」「獮」並从農聲且皆含厚大衆多者，則農非其語根，此亦別有所受，由「農」聲間接顯現義者矣。

總上所述，可知漢文字特性，內在結構上爲形音義的密切關聯，形義既相因，形音亦相依，音義更相生，三者配合構成世界文字群中最大特色。

第二節 外在應用特性

漢文字特性內在結構上如前所述，是形音義三方面的關聯配合，而在外在應用上，形音義三者又各自建立異乎其他種文字的特色，那就是：形構的一貫性；意義的擴展性；讀音的制約性。

(一) 形構的一貫性 漢文字的書寫格式，從古象形至楷書，中間有鐘鼎、甲骨、泉布、印璽、大篆、小篆、隸書等的不同，然就基本構形言，却始終一貫，這又是任何其他文字所沒有的特性。試依傳統所謂六書內容看，自古及今實際祇有筆劃的變異，而無基本差別，六書中象形指事會意等，它的一貫形構可以統攝其他三書，例如：

(1) 象形「日」「月」「山」「水」「火」自古及今構形一貫，爲人人所習見，其實所有象形文字多只有筆劃變異，而無基本差別。例如：

楷書	篆字	金文	契文
天	𠄎	𠄎	𠄎
虎	𧇧	𧇧	𧇧
人	𠄎	𠄎	𠄎
龍	𧇧	𧇧	𧇧
豈(鼓)	𧇧	𧇧	𧇧
太(泰)	𧇧	𧇧	𧇧
車	𧇧	𧇧	𧇧
牛	𧇧	𧇧	𧇧

羊	𦍋	𦍋	𦍋
畢	𦍋	𦍋	𦍋

以上略舉十字可以證明古今形構一貫的特性

(2) 指事 (象事)

楷書	篆字	金文	契文
一	一	一	一
上	上	上	二
下	下	下	二
國	囙	𠄎	或
立	立	立	立
夫	夫	夫	夫
文	文	文	文
中	中	中	中
小	小	小	小
八	八	八	八

以上略舉十字，自古至今之構形實際並無基本差別。

(3) 會意 (象意)

楷書	篆字	金文	契文
得	得	得	得
舞	舞	舞	舞
逆	逆	逆	逆
並	並	並	並
奚	奚	奚	奚
樂	樂	樂	樂
明	明	明	明
莫	莫	莫	莫
監	監	監	監
盟	盟	盟	盟

以上略舉十字，其形構表現數千年來只有筆劃繁簡的變異，基本精神始終一貫。

象形指事會意是漢文字的原始字根，從它們的演變可以推知形聲轉注假借同樣具備一貫構形的特性。

(二) 意義的擴展性 漢文字的意義隨着時間的演進而不斷的擴展，常見的字由於時間因素的累積，幾乎都涵包多重意義，一字一義的除了近出的科學名字如「鈹」「鈷」「鈾」等，可說是絕無僅有。所以漢字的字數在實際需用上，決不超過四千大關，這就構成外在應用上異乎他種文字的第二特色。分析這種特性的淵源，可從兩方面去了解，那就是本義引申無窮；託音段借無限，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還是如此，分述如下：

(1) 本義引申無窮 例如：

數 (學) 「覺悟也，从教从一，一尚矇也，白聲，學篆文數省」。

按「教」爲「上所施下所效」，則「斆」之本義爲上施啓導使下覺悟。李斯等省改小篆爲「學」，重在自我覺悟，許君言覺悟者，據字形兩作實已兼他覺自覺，本義已稍有引申。即：

本義：(a) 原始——使人覺悟（斆）

(b) 演進——自我覺悟（學）

引申：(a) 動詞

(甲) 德性的：即實踐內心效法外界，如「學養」「學習」等。

(乙) 知性的：即經驗累積因果推闡，如「學殖」「學力」「學識」「學行」「學藝」等。

(b) 名詞

(甲) 屬於人者：如學徒、學人、學者、老學、學官等。

(乙) 屬於事者：文學、科學、儒學、墨學、心理學、教育學等。

(丙) 屬於物者：學園、學校、學府等。

以上不過略舉數例，自古及今「學」字的引申義在實際生活裡，隨着需要而擴展，可以說是無窮的。

(2) 託音假借無限 例如：

而：「頰毛也，象毛之形，周禮曰作其鱗之而」

本義：頰毛

假借：(a) 借爲語詞 孟子：「又顧而之他」。

(b) 借爲「乃」却 論語：「子溫而厲」。

(c) 借爲「又」且 論語「謹而信」。

(d) 借爲「然」而 論語：「雍也仁而不佞」。

(e) 借爲是「爲」 孟子「方里而井」。

(f) 借爲作「爲」 論語：「奚而不喪」。

(g) 借爲「以」可 墨子：「上可而利天」。

(h) 借爲「如」若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

(i) 借爲「爾」「汝」 呂氏春秋「利而勿利也」。

(j) 借爲「與」及 論語「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

(k) 借爲「寧」豈 論語「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l) 借爲「亦」同 孟子「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以上舉十二例，不過略見一斑，其實古今載籍所用「而」字的假借意義，簡直是無法羅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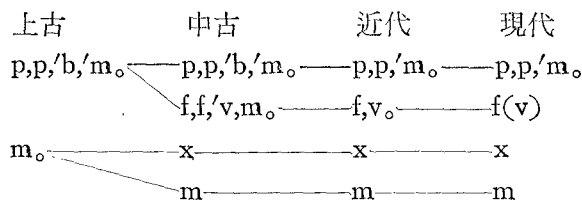
(三) 讀音的制約性 漢文字的音讀因時因地，自古到今變化自然是很大的。所謂「南北是非」「古今通塞」，遠在一千年前的陸法言等人便已感受到了。難得的是南北的是非仍可以追溯共同的根源，古今的通塞更可以尋繹演變的線索，換言之，漢文字讀音的歧分變化，本身具有一種制約性。在某一特定條件之下才可能產生變化，也可以說語音條件相同，所起的變化也必相同。所以現代方言雖多，基本上仍是同一種語言，古人雖逝，仍能擬測當時的讀音，以視他種文字的讀音南北古今的隔絕，無疑是漢文字外在應用上第三項特性。

語音一瞬即散，研究起來比形義困難很多，尤其古人已逝，方言調查未備，縱向的演變與橫向的歧分，都只能依賴紙上材料推定，而紙上材料包括文字諧聲偏旁和典籍的異文假借與韻語，透過這些材料以見演變歧分的實際，並不是簡易的工作，幸而前人用力已多，尤其董同龢先生上古音韻表稿及中國語音史，有極精當的推論，漢文字音韻的制約特性，大致可以依據。

語音內容包含聲母韻母調類三項，就縱向的演變與橫向的歧分，分別略舉一二例說，以見一斑。

(1) 縱向的演變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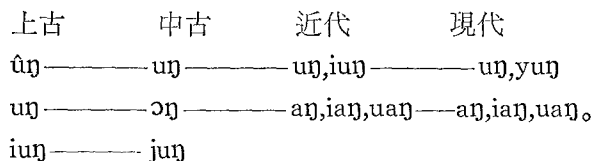
(a) 聲母：唇音為例



一般制約現象是

- ㄟ 全濁音逐漸完全變清音。
- ㄟ 雙唇音由於介 j 分化為唇齒音與雙唇音。
- ㄟ 清唇鼻音變為舌根音或雙唇音。

(b) 韻母 東部為例



一般制約現象是：

- ㄟ 一、一等韻完全變洪音
- ㄟ 二、二等韻合口亦變洪音
- ㄟ 三、三等韻介音 j，逐漸變為 i 或 y。

(C) 調類 入聲為例

依諧聲語根「赤」「荔」「亦」「弋」「刺」「出」「勺」「劍」等孳乳現象：

「赤」：郝抃

赦：螫

「荔」：協駮協搨

瑤荔

脅：歛

「亦」：奕奕迹狄

夜：液掖

「弋」：雉杙妣酖賁忒忒

代：恚貸

式：軾試

試試

「刺」：珊瑚刺刺

賴：賴瀨鱣

獺

「出」：顯頰拙茁黜咄窳出黜黜拙屈趨黜黜咄。

祟：叟

鷄

「勺」：沟灼灼酌均灼灼灼灼灼

約：筠

豹：貌貌

獯：獯

「劍」：薊

薊：薊

根據這現象可以得出一般制約趨勢：

々、上古入聲有長促兩類而無去聲。

々、長類入聲逐漸變入中古爲去聲。

η、短類入聲中古以後又逐漸消失，分別變入平上去三聲，其條件大致決定於聲母的清濁。即：

甲全濁母字大體變入陽平。

乙次濁母字大體變入去聲。

丙清聲母字又各自分入陰平陽平上聲去四調，

從以上所舉數例，語音縱向演變的線索大致都可以尋繹。雖然研究工作迄今仍未完密，但它具有制約特性是可肯定的。

(2) 橫向的歧分，語音縱向的演變跟橫向的歧分，實際是一樣事實的兩面，由於中國地區的遼濶與交通的阻塞，語音的變化過程必然有遲速的差異，而清濁洪細陰陽調類等等歧分，便是這差異的結果。今日南北方言雜陳，正可想見孔子對詩書執禮爲什麼特別以雅言出之。廣韻中的又音，姓氏地名的古讀，諧聲孳乳字音讀的嬗變，都可藉以追溯共同的根源。例如：

(a) 聲母 以唇音字歧分音讀爲例，說文中唐韻反切是：

「弗」分切：弗荆沸縛分切 跹拂佛髻拂敷切 佛窮佛符切 費方切 奔房切
勿 勿 勿 勿 勿 勿 勿 勿 勿 勿
 沓普切 狒普切 艸蒲切

就現代國語讀音看，除了當作地名姓氏的「費」字外，全是讀唇齒音亦即古人所謂輕唇音，然「費」「狒」「艸」切語上字顯然是雙唇音，唐沙門守溫字母傳世有三十六，近來發現敦煌寫本守溫韻學殘卷却只三十，其中最明顯的差異就是唇音不分輕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原來只是「不」「芳」「並」「明」四母。根據域外譯音古籍通段，今天有充足

證據確信輕唇音是唐以後始出，所以儘管方言雜陳，同一唇音或讀輕唇或讀重唇。追溯根源無疑皆是由重唇嬗變。

(b) 韻母 以中華新韻十五痕爲例，國語諸韻母字不同讀：

〔ən〕：針樹箴 琛椰 深蔘 簪 參 森

〔in〕：音暗瘡陰陰 今衿金 衾欽 心

〔yn〕：尋潯綉擗

各地方言自然更是分歧，主要元音有 a, e, ə, i, 等不同。韻尾則大致有 n, m 兩大類，上溯中原音韻，主要元音雖仍有 ə, a 的歧異，韻尾則大致合爲 m 一類。再上推廣韻，便只有極接近的 jem, jəm 了。一種文字的音讀能步步追溯其淵源，這是極不尋常的。

(C) 調類以入聲語根「富」及其諧聲字調類演變爲例說文中唐韻調類是：

(甲) 讀入聲者：幅蝠蝠蓄幅蝠福福復福覆

覆腹輻復復覆

(乙) 讀去聲者：副富 蓄復復復

廣韻又音則：

(甲) 福幅復復覆並有去聲又讀。

(乙) 蓄復復 並有入聲又讀。

而「復」字廣韻讀入不讀去。根據這現象可以看出：第一去入兩種調類關係密切；第二時代越早越歸向入聲調類。到了元朝北方大都地區就差不多泯沒人入聲痕跡。所以「富」及其諧聲孳乳字，今天雖有各種調類的方言，無疑却都由古代入聲所歧分。

總之，漢文字在並世文字群中，不論內在結構與外在應用，都是最獨特的一種，研究漢文字首先必需把握着這特性。能够把握這一特性，才能進一步就牠的淵源、發展、演變作深入的認識。尤其對牠的將來能作正面樂觀的肯定。

附記：本文係應省立臺中師範專科學校朱，羅兩校長先後邀往作兩次學術演講，將講稿整理補充而成。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N LANGUAGE

Chiang Chu-chien

The *Han* language constitutes the main par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Han* languag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whole body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writer is here to introduce an even more significant factor to expla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Han* language. It is to be found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n* language which are much more unique and ingenious than any other compon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se characteristics may be briefly explained as follows: The form, the sound, and the meaning are always corresponded with each other. Looking into the structure of the *Han* language, we fin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 and the meaning, between the form and the sound, and between the sound and the meaning.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use of the language, we may well see the coherence in form, the accumulation of meaning, and the regularity of sound.

漢文字特性

江舉謙

中國文字以漢文字為主體。這不僅因為中國文化實際是漢文字所孕育所植基，更重要的是漢文字在所有文字中，具有最獨特的性質。那就是漢文字內在結構形音義三者的密切關聯，和外在應用上形音義三者的各自綿延。前者包含了三個方面，即：形義相因，形音相依，音義相生。後者則表現於三種現象，即：形構的一貫性，意義的擴展性，讀音的制約性。